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襄十年書十二年

杜氏註

孔穎達疏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

相

吳子在相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相楚地也

疏

注吳子至楚地

正義曰成十五年諸侯大夫會吳于鍾離五年魯衛會吳于善道皆大夫來也此傳云會吳子壽夢則吳子自來也五年戚之會吳序節上此殊吳者亦如鍾離善道晉以諸侯往彼會之故曰會吳也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彼稱吳子此不稱子者從其所稱也蘇氏云謂諸侯直稱之曰吳故從諸侯之所稱也至於黃池之會自云其潛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諸侯亦從而稱之也劉炫云從所稱者諸侯盟會會則必自言其爵盟則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吳是東夷之君未開諸夏之禮於此自稱為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故釋例云吳晚通上國故其



君臣朝會不同於列亦猶楚之初始是言吳未知稱爵也。夏五月甲午遂滅偃

**陽** 福陽如姓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祖會而滅之故。疏 曰遂。偃徐甫目反又彼力反本或作逼如音云。

注偃陽至曰遂。正義曰偃陽如姓傳文也。鄭語云如姓鄩鄩路偃陽也。遂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此因祖會而遂滅偃陽。雖復開以日月文猶繫於會。祖因會祖而始謀滅之。故言遂也。

八公至自會。晉師伐秦。楚

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不書

不親。疏 注荀整至兵也。正義曰傳稱荀整伐。秋莒

人伐我東鄙。八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疏 注齊世至滕上。正義曰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鄭文云誓猶命也。言誓者用天子既命以為之嗣也。九年

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

男之下。相之會列於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代也。傳稱

扞使大子光先至。師故長於滕。晉悼以齊是大國。光復先

至。心善其共。遂進其玦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言其非正法

也。○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

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疏 注非國至大夫。正義曰若

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殺其大夫。若非國討。兩下相殺。則

兩書名氏。但殺之者。尉止。司臣之。徒皆非卿也。非卿則名氏

不合。見經。故稱之為盜。凡言其者。是其所有也。君是臣之

君。故書殺其君。臣是君之臣。故書殺其大夫。盜者。寇賊之名。賤之不繫於國。被殺者。非盜之所有。既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若如他物殺之。然哀四年盜

殺蔡侯。申注云。賤者。故稱盜。不言殺其君。賤盜也。文十六年。公羊傳曰。大夫殺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其義雖不可通於。○成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

左氏其言賤盜之意則同。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也。夢莫公反。

**疏**注壽夢吳子乘。正義曰十二年吳子乘卒是也。服虔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

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然壽夢與乘聲小相涉。服以經傳之異。即欲使同之。然則餘祭戴吳豈復同聲也。當是名字之異。故末言之。二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

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先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

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疏注吳子至六日。正義曰言先

六日。相息莫反下同。會諸侯則是會期未到。故知吳子未至而諸侯自會也。相與鍾離相近。地在宋之東南。知光從東道與東方諸侯遇。蓋邾莒滕薛之待自相會也。本非期會之地。會亦不以告魯。故不書也。如杜此注。則吳子未至亦未赴於祖而上。注云吳子在祖。諸侯往會之者。吳子元遣告晉言已至祖而已。非晉侯自期於祖。召吳子使赴也。戚之會則吳子在善道。召使赴戚。故與諸國同序於列也。杜明言

襄十

癸丑是三月二十六日。下四月戊午云。月一日五月庚寅云。月四日甲午云。月八日所以明言日者。欲證成九年閏月為門五日於上下日月相當。故杜備言其日也。劉玄曰。杜言士

癸丑二十六日者。見與下四月一日會相近。知非二會也。士

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九年

齊殺高厚二十五夏四月戊午會于祖經書春書始行

**疏**注經書春書始行。正義曰傳言夏會而經書春。知經書始行傳言會日也。諸赴盟會者。初去告行而已。盟會

必行還乃書。何則。初去之時未知所會。幾國豈得即書會也。明其皆是行還告廟乃書之耳。但所書者或追記發國之初

或即書所會之日。此會相以其經傳不同。乃知春行夏會。其餘傳無會日。亦應有如此者。如此之類。是追記初行也。二十

年六月庚申公會晉侯云云。于澶淵成五年十一月己丑公會晉侯云云。于蟲牢如此之類。是即書會日也。此蓋舊無定

法史官不同。故立文異耳。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



戊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荀罃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

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董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

車以從師董重如役正義曰重者車名也載物徐音謹挽音晚疏必重謂之重人挽以行謂之董軍行以

載器物止則以為藩營此人挽此重車以從役也宣十二年解已具之偃陽人啓門諸侯

之士門焉見門開縣門發邠人紇扶之以出

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邠邑大夫仲尼父叔

梁紇也邠邑魯縣東南莒城是也言紇多力扶舉縣

門出在內者縣音玄注及下同邠側留反紇根

發反扶烏穴反徐又古穴反出如字音戶遂反疏縣門

者正義曰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闢機以縣門上有寇

則發機而下之諸侯之上攻偃陽之門已有入者縣門乃發

邠人紇扶而萃之以出門者謂攻門者也紇為邠邑大

夫公邑大夫皆以邑名冠之呼為某人孔子之父名紇字也

梁古人之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

叔梁紇也服虔云快擲也謂以木擲扶縣門使卒令下容人

出也門者下屬為句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槽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槽大楮也虎音斯彌徐

音弥一音武脾反槽音魚猶常尹反又音尹左

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對反徐徒猥反疏狄虎

隊正義曰鄭玄云大車平之載在之車也考工記庫人為

車柯長三尺大車轂長半柯輪崇三柯是輪高九尺其車岡

圓馬二丈十尺建立也立此六車之輪而覆之以甲以為槽

也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車戰常崇於及四尺八尺曰尋倍

尋曰常則戰長一丈六尺也隊是行列之名百也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隊則

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



辭謝不復縣布。○隊直類反復扶之。疏蘇而復上。○正義曰：宣八年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董父隊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帶其

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

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請班師

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

机本又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代偃陽封向戌

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女既勤君而

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

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羸劣危

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五月庚寅。月四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卒音子忽反

疏注躬在矢石間。正義曰：服虔云：古者以石為箭，鏑引

鏃若石，是箭鏃則猶是矢也。何須矢石並言？杜言在矢石間

則不以石為矢也。周禮：職金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

令鄭玄云：用金石者，作槍雷之屬。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

石以擊攻者，陳思王征蜀論云：下礮成雷，榛殘木碎是也。

甲午滅之。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

國非也。疏注言其至之也。正義曰：僖四年公會齊侯云云

之也。疏侵蔡蔡潰遂伐楚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如

此之類一行而有二事者，法當言遂遂非善惡之名，而此傳

特云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則知此言遂者有非之之意

所以然者，彼因伐遂伐本講氏行兵容可一舉而伐兩國會

非征伐之事，昔偃士句於會始請，則偃陽無大罪，諸侯無宿



謀因會滅人清在可青傳稱言自會也是九其從會行也釋  
例云會以訓上下敘德刑遂滅偏陽言滅生於會非本意也  
是言因會以滅國非之事也書曰若是仲尼新意則以  
舊史不然本蓋別書諸侯滅偏陽仲尼改之而言遂耳

與向成向成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偏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旤如之言見賜之厚無

過此○則音况賜也疏光啓寡君○正義曰光照若專賜臣是

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乃予宋公○宋公其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疏注桑林至樂名○正義曰若非天子之樂則

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

樂名也經典言樂殷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

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護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

治民除其邪虐言能覆護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

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

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

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

也皇甫謐云殷樂一名桑林以桑林為大護別名無文可馮

未能荀罃辭辭護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觀禮宋王者後嘗以周公故魯有禘樂賓奠不用之

禘二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疏注禘三年大祭則作

羣公則用諸侯樂○禘大計反疏四代之樂別至樂侯

○正義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宋干

玉成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彼禘祭唯用大武

大夏而不言韶護以二十九年魯為季札舞四代之樂知四

代之樂魯皆有之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禘是

三年大祭禮無過者知禘祭於大廟則作四代之樂也禮唯

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知其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諸

侯之樂謂時王所制之樂大武是也然則禘是禮之大者羣

公不得與同而於賓得同禘者禘者敬鄰國之賓故得用大

祭之樂也其天子享諸侯亦同祭樂故大司樂云大祭祀王

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



他如祭祀鄭注云不入性不奏昭夏王出入賓出入亦奏王

夏奏肆夏又禮記祭統云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仲尼燕

居云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是祭與享賓用樂同

也而荀瑩云我辭禮矣沙氏云嘉樂不野合故也魯之禘祭

用四代樂則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禘各異

裕大禘小天子禘用六代樂也鄭康成義以為禘禘各異

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

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謬之事以謫晉

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微

百牢亦非正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樂也舞師

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

反又加字下疏舞師題以旌夏也正義曰舞師樂人之師

同行戶郎反主陳設樂事者也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

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

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為之名也晉

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去旌卒

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也去也

反卜桑林見崇見於卜兆也見賢荀偃士句欲奔請

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

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

侯有間差初賣反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疏謂之夷俘也正義曰昭十

年晉荀吳滅陸渾之戎獻俘于文宮不言謂之夷俘彼真是戎也此言謂之夷俘明

非夷而謂之夷知其諱俘中國改名之也莊二十一年傳例

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中國則否中國之俘既不

合獻王故獻廟亦諱知其無罪內慙於心故諱之謂之夷俘

偃陽妘姓也使周内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禮也霍晉邑也內史掌爵祿發置者使選偃陽宗族賢者令

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戒姓故曰禮也使周史者示



有王命。○令力呈疏注霍晉至王命。○正義曰霍是舊國反下令在勸令同。

史掌爵祿發置周禮內史職文也禮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其身有罪宜發者選其親而賢者更紹立之論語所云興

滅國繼絕出者謂此也晉侯以偏陽之罪不合絕祀故歸諸天子使周內史選偏陽宗族賢者繼嗣偏陽之後令居晉之

霍邑以奉姁姓之祀依鄭語及出本皆云偏陽姁姓是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虞夏以來出祀不絕今復繼之

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晉侯不自選其人而使周內史者諸侯不得專封示有王命不自專也言納諸霍人者此霍邑或

稱霍人猶如晉邑謂之柏人也必知霍人為霍邑者班固漢書樊噲傳云攻霍人是霍人邑名也劉焯云霍晉邑人掌邑

大夫猶鄒邑大夫稱鄒師歸子孟獻子以秦董父為

右嘉其勇力生秦不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尚○秦不

茲一本本作秦不茲宋地○此言子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此言

母斯反母音無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

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

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

病矣師數出疲病也○數所角反疲音皮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

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

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皇耳皇成子孫文子

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繇非辭○繇直校反疏注

兆辭○正義曰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

云頌謂繇也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

得據以言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曰



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

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喪息浪反。○秋

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於魯無所取諱而不書其義未

聞疏注於魯至未聞。正義曰服虔云不書諱從晉不能服鄭旋復為楚鄭所伐取而諱之也杜以從盟主而

不能服叛國於魯未足為取被伐無所可諱故云其義未聞。還圍蕭八月丙寅克

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子墨獻子曰鄭其有

災乎師競已甚競爭競也。爭爭關之爭下文有之爭同。周猶不堪競

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二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馬子

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少詩照反任音士。莒人間諸侯

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問問則之間。○諸侯

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大夫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今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長丁文反。已酉師于

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

師而黜其車御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

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疏注言女

正義曰前已減損其車復云爾車非禮明是仍嫌車多言其過制大夫之制不知車常幾乘從軍之車未必制有定限子

駟心憎尉止嫌其豪華本意不為過禮制也。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

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使氏皆喪田焉洹田田畔溝也子

驅為田洹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洹况或反。者音者或丁古反喪息浪反下同疆居良反。○疏注洹田至族田



正義曰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萬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則溝洫俱是通水之路相對大小為異耳比皆於田畔為之故云田畔溝也為田造洫故稱田洫此四族皆是富家占田過制子駟為此田洫正其封疆於分有剩則裁給他人故正封疆而侵四族田也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注云此謂都鄙采地之制也

因八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嬰等之黨嬰許其反本亦作憇又音怡

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

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

之朝言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

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八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難乃曰

書曰次聖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鄭子西

聞盜不徹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

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哭用多

喪子產聞盜子國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庀匹婢反

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

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又如字守手又反乘繩證反○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翮司齊奔宋尉翮

尉止于司齊司尉翮子孔當國代子為載書以位序聽



政辟

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

疏注

羣至朝政。正義曰於時鄭伯幼弱政在諸卿國事相與議

於口新經禮亂與大夫設盟為盟載之書曰自羣卿諸司以

下皆以位之次序一聽執政之法悉皆稟受成旨不得干與

朝政令其權柄在已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子產謂之專欲

難成謂此也服虔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今子孔欲擅改之

使以次先為士大夫乃至卿也若如服言唯當門子恨耳何

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也子孔若為此法即是自害其子子孔

之子亦常恨何獨他家門子乎焚書倉門則還依舊法舊大

法若父死子代子產即應代父何由十九年始立為卿

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

難乎難以至治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

合三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

子得所欲欲為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

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

眾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諸侯之師城虎牢

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

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

晉志。復扶又反。疏。諸侯至歸焉。正義曰如此傳文諸

見賢遍反下同。疏。侯戍虎牢士魴魏絳戍梧與制耳其

虎牢之內亦應更有晉戍也二年晉城虎牢則虎牢又已屬

晉非復鄭有今繫鄭者晉侯之意鄭人若服將歸之焉善晉

侯故探其心而繫之鄭也釋例曰虎牢鄭之郊竟晉人既有

之矣又城而居之將以脅鄭鄭畏而強服遇楚而復叛八年



之間一南一北至於數四晉悼慮其未已故大城置戍先以  
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之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  
探書其本也

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鎮也陽陵鄭地○

徐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

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欒黶曰逃楚晉之

恥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

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子矯

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從之將退

不從亦退從猶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加從

楚亦以退之以退霄沙潁與楚人盟夜渡畏欒黶

欲伐鄭師伐涉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正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焉後

欒魚呂反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

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不如還也丁

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

鄭服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與王

右伯輿右助○右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

復之欲奔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狡古卯反

不入遂處之處叔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輿訟焉爭曲王叔之宰宰家與伯輿之大



夫瑕禽瑕禽伯與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

宰輿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司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閨竇

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簞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

下方狀如主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簞音必閨音主本亦作圭竇音且瑕禽曰昔平王東

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旄之盟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

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與駢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雞。從才用反注同又如字駢息營反字林許營友旄音毛為于偽反

共音疏注平王至人維。正義曰七姓從王從王之大臣

恭也其祖為王王備犧牲以其祭祀王家牲用備具王特賴

之言其世有功也平王初遷國家未定故與大臣結盟令使

世掌其職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駢牲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駢尚書洛誥云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諸言駢皆是赤牛

則知此駢旄是赤牛也旄謂尾也共旄旗之曰世世無

用故其字從旄旄者旄旗行而從風偃也

失職若簞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

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持其今自主叔之相

也政以賄成隨則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疏刑放於寵

罰放赦之事在於寵臣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吾能無

簞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疏不勝其富。正義曰勝訓堪

堪此唯大國圖之圖猶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疏下而至正矣。正義曰凡在上正定

范宣子曰天



子所右實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

之於王○右音又下同左音佐下同左右亦並如字疏天子全左之○正義曰人有

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宣子知伯與直故從王之助也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

辭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契苦計反注同疏使王至

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為其罪辭如今刻矣彼謂官人略取罪狀為其要

約之辭如今之斷事也漢世各斷獄為劫故云如今刻矣此言要辭亦是辭之要約如今辯答也合要者使其各為要約言

語兩相辯答伯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王叔奔晉不書曰不

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疏

注增立至為軍○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十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

云作三軍者傳言二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已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

以三改二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周禮夏官序文夏四月卜

郊不從乃不郊無傳疏夏四至不郊○正義曰此四月

三月二卜而四月又一卜也止言不郊不云免牲免牛蓋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而已故不書也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伐鄭出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疏注世子至

晉悼亦進之○復扶又反疏進之○正

義曰劉炫以為序莒上者直是先至非為先莒今知不然者往年傳云齊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是前經為先滕至

序在滕子之上今經序在莒子之先明知亦先莒而至也若非先莒而至唯當還序滕子上耳劉炫无所依憑直云先至

更長之而規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

杜氏非也



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公至自伐鄭。傳無。楚

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

出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

觀兵而不言事勢相接或以始致或以終致是時史異果侵伐疏

辭何為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劉說非者凡云或以始致

或以終致皆據實有伐事今據傳文云觀兵于鄭東門是則

實無伐事故云不果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

也。霄音消。冬秦人伐晉。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曾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

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疏正義曰以昭五

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更音庚。

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曾本无中軍也以閔元

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曾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

言謂為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

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

弱季氏出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

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

有二軍也詩曾頌閔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

鄭玄云大國二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二萬者卒成數也

則信公復古制亦二軍矣蓋自文公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

貢事自成爲二軍耳非是曾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

中軍書之於經往前若城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

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國權專擅改

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疆弱其軍改或益國史不

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始有三萬則以前无三萬矣僖公作

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实有三軍自文

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又云鄭

注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答臨頌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

軍者鄭隨問而答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于紅車車千

乘所以今不滿二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

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与前解異也周礼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无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夫子六軍  
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蘇公邑采地之民不在  
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為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  
皆分為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  
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萬七千五百家乎明  
其史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  
也春秋之世兵革迭興出軍多少量敵疆弱就寇未息卒士  
盡行士卒之數无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軍八百乘計有  
六萬人唯二鄉帥之昭十二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  
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  
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耳其軍豈上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  
八年曾蒐于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眾充三軍之數明知  
此分台竟之民以為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膏肓何  
休以為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為与合中軍義同於義左氏  
為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謂  
三家始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  
義符社  
說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稅也三家各征其軍  
之家屬。稅舒鉞反  
疏  
注征賦至家屬。正義曰周禮大  
司徒以土均之法制天下之地

王制云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經典之文通謂賦說為征  
故云征賦稅也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  
子欲令民即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先言  
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為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  
望穆子亦便於已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  
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  
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重故寡  
不能堪  
疏  
注政者至能堪。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  
不能堪。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為三軍則是  
次國若作三軍則為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主重  
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  
可為也魯為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  
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乃盟諸僖闕  
巷舍間道也李巡曰闕巷頭門也  
以此知僖闕是僖公之廟門也  
詛諸五父之衢  
疏  
注僖宮之門。正義曰釋  
宮云街門謂之闕孫炎曰



各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  
詛側慮反父音甫澗其俱反要一遙反

分八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字各毀其乘其

軍乘分以足成三軍。乘繩證反注疏注壞其至三軍。  
反下並同壤音怪足將住反亦如字疏正義曰往前民皆

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  
之民以為己之法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

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已有不須更立私乘  
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壤者壤

其部伍將領也令使各自乘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  
屬其車不復立私乘故也

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不入者倍征  
役入季氏者无公征季氏至

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駭使入已故昭疏季氏至  
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疏倍征

正義曰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役謂  
共官力役則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以其役之

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元公征也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  
家倍征之當輸一而責其二也設利害以懼民毆之使入已

耳民畏倍征故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知邑是賦  
稅者以言役邑入則役之與邑皆從民而入官也從民入官

唯在力役與賦稅耳故知邑是賦稅也賦稅而孟氏使  
謂之邑者賦稅所入若私邑然故以邑言之

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  
取其子弟之人以二歸公而取其一叔

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  
其父兄歸公疏孟氏至為臣。正義曰昭五年傳追說此

事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叔孫氏  
臣其子弟不臣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

如叔孫所取其中更取其半又以半歸公謂取一分而二歸  
公也彼傳順序此文顛倒傳意以叔孫為主而先說孟氏言

孟氏如叔孫所得使其半為己之臣叔孫所得子弟與弟也此  
孟氏若子若弟是子弟中課取其一分半以歸公也叔孫

使子弟盡為己臣不然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  
唯以父兄歸公耳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不

盟詛之本言疏注制軍至本言。正義曰如上所分三家  
舍音捨疏所得又各分為四季氏盡取四分叔孫取

二分而二分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公分國民以為十  
二三家得七公得五也舍謂舍故也制三軍分國民若不如



是則三家不肯舍其故法而別改作也使盡為臣以上是序  
事之辭不然不舎一句是更契之語故云此蓋三家盟詛之  
本言盟詛本言必應詳其但史家略取其意而為之立文不復如本辭耳

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幾音鄭人患晉楚之

弱於晉且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

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

後可固與也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

晉能驟來楚將下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

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說音悅疆居良石注同場音亦注同

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

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

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難乃旦反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

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

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所以序晉上其莫晉荀

瑩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莫音暮疏東侵舊許。正

義曰昭十二年傳楚子云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是舊許為鄭邑也謂之舊許明是許之舊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

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向舒亮反右還次于瑣瑣

而西為石還瑩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瑣素果反宛於阮反又於而反圍鄭觀兵于南

圍鄭觀兵于南



門也觀示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濟隧上子禮反。下音遂。鄭人懼

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

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

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明載書曰凡我同盟毋濫

年濫積年穀而不分災。母音無下皆同。濫紆粉反。母壅利專山川之利。壅於勇反。母

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慝他得反。下同。去起呂反。救災患恤禍

亂同好惡將拜王室辨助也。好惡並如字或讀上呼報反。下惡路反。辨將文反。或

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間茲命本或作茲

盟注二司天神。正義曰盟告諸神而先稱二司知其疏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二百步。壇十

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

青亦白黑玄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持其

旂而立天子禮也。禮日月四瀆山川丘陵。彼方雖不言盟

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玄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

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

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

神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

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羣臣羣祀羣祀

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羣臣羣祀羣祀

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

大宮皆於此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

比必利反。齊莊姓莒已姓杞似姓薛任姓實十二國疏注七姓至誤

言十二誤也。已音紀或音祀任音壬。然者案定四年祝佗執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盟

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焯難

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明神殛

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



之紀力反注同俾失其民隊命二氏踣其國家

踣斃也。俾本又作甲必爾反隊直類。反踣浦北反徐又敷巨反斃婢世反。楚子囊乞旅

于秦之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

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魯之廉反與音預○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

師○復扶又反注同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臬如楚告將服

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

玉帛綏晉且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只交使

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為讎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臬為介故不書。臬勅略反攝如字又之

疏注書行至不書。正義曰釋例曰使注同介音界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於是乎在

不以怒則刑不濫刑不濫則兩國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

皆皆行人之勲也是以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及其末節不

續大理迂怒肆忿快意於行人讐諸難求食而已傳曰鄭

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故夫

子執頭行人之文行人有六而傳發其三者因良霄以顯其

稱行人之事因于微師以示其非罪因叔孫婁以同外內大

夫則餘三人皆隨例而為義也諸以行人為名通及外內以

卿出使義取於非其罪也若濤塗審喜之屬罪在其身鄭叔

詹魯行父之等以執政受罪本非使出故不稱行人從實而

書皆以罪之也鄭祭仲之如宋也非會非聘與於見誘而以

行人應命不能死節挾偽以篡其君故經不稱行人以罪之

也是言罪之故不稱行人則稱行人者皆無罪也鄭人先遣

諸侯乃從諸侯故傳在會先也經在會○諸侯之師觀

後既成而後告執故書執在蕭魚會下

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

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







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婦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采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如鄭彼言鐘與磬全乃成爲肆此傳於鐘即言肆者十六枚而在一虞古今皆同其處不可分也虞不可分而云有全有半明如鄭言鐘磬相對肆爲全單爲半也傳言歌鐘二肆則兼有磬矣若其無磬不得成肆社以傳唯云歌鐘故但解鐘數云三十二枚其磬數亦同矣此二肆皆爲編縣也下云及其鑄磬者鑄是大鐘磬是大磬皆特縣之非編縣也據鄭玄禮圖如此也言歌鐘者歌必先金奏故鐘以歌名之晉語孔晁注云歌鐘鐘以節歌也劉炫云傳言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則鑄磬亦二肆肆之爲名實由鐘磬相對但傳於磬下不復更言其數於鐘則言二肆明鑄磬數與之同乃成肆若磬無二肆則半賜魏絳無磬矣安得有金石也知色別各三十二枚也歌必先云云同

其鑄磬

鑄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

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八年至

正義曰服虔云八年從四年以來至十一年也九合諸侯五年會于戚二也其年又會于城棣救陳二也七年會于

二也八年會于邢丘四也九年會于戲五也十年會于相六也又成鄭虎牢七也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八也又會于

魚九也晉語說此事云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孔晁云不數救陳與成鄭虎牢餘爲七也如樂之和謂諸侯和同如樂之推

應和無所不諧

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于戲十年會相又代鄭成虎牢請與子樂之

音岳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

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

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

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攸所便



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蕃音煩注同數所

角反疏詩曰至師從。正義曰詩小雅采芣之芣也言美也言樂美之德君子以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

邦國也。以有樂美之德政故為福祿之所同歸也。既能鎮邦國受福祿雖復疏遠之人使蕃然數來在其左右亦於是相

帥而來從之也。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禮以行

之行教。信以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而後可以

毀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規正公。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

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疏注司盟至之制。正義曰周禮同盟會

則掌其盟約之載既盟則貳之貳之者寫兩本盟書一處一藏盟府也。唯言會同之盟不掌功勳之事而得有賞功之制者。五年傳曰贊仲虢叔為文王鄉士勳在王宮至藏於盟府是同盟之府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也。

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疏注禮大至賜樂。正義曰以魏絳

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周禮小胥云大夫判縣七特縣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鄉射禮云縣于

洗東比西。而後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縣是大夫得有鐘磬之樂有功乃賜之。正禮也。唯言魏絳有金石之樂不言女樂

女樂房中私宴之樂或不以賜之。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

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鄭長丁文反。鮑步卯反。鮑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

輔氏從輔氏渡河。魚呂反。後放此。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

大司馬注



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取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的反徐失然反易以鼓反

經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琅邪費縣南有台亭。台劫不反又音臺一音翼之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

鄆鄆音運夏五月使士魴來聘。秋九月

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與盟疏注五年至以名正義曰劉炫云杜

於五年注以為公及其盟還而不以盟告朝也今注云會於戚公不與盟而杜以名何為兩注自相矛盾今知劉難非者以戚盟經既不書公之與否又傳無其事杜弘通其義故為兩解盥不尋杜自而規其過非也冬楚公

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

襄十三

台遂入鄆乘勝入運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

士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

吳子臨於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

反下疏注周廟至曰禮。正義曰杜以下文周廟尊於周公之廟知是文王廟也以鄭祖厲王立所出王廟

知為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也哀二年廟曠禱云敢昭告皇祖文王備亦立文王廟也郊特性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而諸侯得立王廟者彼謂無功德非王命而輒自立之則為非禮魯備有大功德王命立之是其正也鄭祖厲王亦然此是常禮特於凡

吳子而傳發例者以吳始通公能休禮故於此言禮也。凡

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或作嚮許亮反疏注於

向其國。正義曰禮奔喪之記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此傳言於外與彼於野同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所出王疏同姓

向其國張帷而哭之耳



廟。正義曰此即周廟也。但發大刺意通古今故不復斥言周耳。其實於周之世亦周廟也。異姓之國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哭同姓必不得同。諸異姓亦當於祖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同族於

廟。諸姬同姓國。為。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父廟也。同族謂高祖。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以下。繡乃札反。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

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刑音刑。蔣將文反。案富辰所稱邢在蔣下。今傳在凡上。未知何者。為是茅二交。冬楚子囊秦庶長反。胙才故反。祭側界反。徐又如字。

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梁。長丁文反。下同。

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及姑姊妹。正義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妹為姑姊妹。父之姊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取其

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公如晉朝且。逆王后傳。守手又反。夏戶雅反。

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疏。秦嬴至。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

人。譽音餘又如字。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適丁歷入。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及姑姊妹。正義曰。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妹。蓋父之姊妹為姑姊妹。父之姊妹為姑姊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姊妹入火取其

兄弟是謂父姊妹為姑姊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為姑也。古人稱祖父近世單稱祖亦此類也。則曰先守。其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公如晉朝且。逆王后傳。守手又反。夏戶雅反。

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疏。秦嬴至。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

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正義曰此事不見於經而傳自廣記備言以明禮之事耳。楚共王以成元年即位秦嬴歸楚蓋應多年傳因子庚之聘發。



其婦楚非此年婦而即使婦寧案昭元年秦鍼奔晉傳云其  
母曰弗去懼選鍼則景公之弟昭元年其母猶在此注云父  
母既沒婦寧使卿者父母並在則身自婦寧若父沒母存  
存身不自婦則亦使婦寧也杜云父母既沒連言之耳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一

襄十三年  
盡十五年

杜氏

孔穎達疏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郟

郟小國也任  
城在父縣有

郟亭傳列曰書取言易也。郟音詩任音壬  
元苦浪反又音剛父音甫易以政反傳同

秋九月庚

辰楚子審卒

共王也成二年  
大夫盟于蜀

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

書勳勞於策也相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  
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相十六年傳

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  
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

以發明凡例釋例詳

疏

注書勳至詳之。正義曰其書勞  
與策勳一也周禮王功曰勳事功

之。舍如字又音捨。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故傳變文以包之。注云書勳勞於策  
明其不異也。相二年傳發凡例有告廟也。飲至也。策勳也。相



十六年傳言飲至此年傳言書勞二者各舉其一所以反覆  
凡例以此知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耳所  
云偏行一禮謂偏行告至其飲至策動則不可偏行也何則  
告廟因行飲至合爵而即策動策動飲至並行之於廟豈得  
不告至而在廟聚飲乎不告至而入廟書勞乎明其決不然  
矣但告至已後或飲至而不書勞或書勞而不飲至二事或  
有關其一者傳因獻子書勞復言禮也所以發明凡例釋例  
曰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得禮失禮其事非一故傳隨而  
釋之於盟釋告廟嫌他例不通故穆穆云凡公行告于宗廟  
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此以明公之出竟當無不告及  
其反也則必飲至有功成策勳故公至自伐鄭傳重言以飲  
至之禮孟獻子書勞于廟傳復云禮所以反覆凡例也公朝  
於晉而獻子書勞知策勳非唯討伐之功雖或常行有以定  
國安民亦書功於廟也然則凡反行飲至必以嘉會昭告祖  
祢有功則舍爵策勳○夏邦亂分為二志國分為三部師  
勳無勞告事而已

**救邦遂取之**

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  
二百五十人傳通言之

**疏**

注魯師至言  
之正義曰

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彼昇大夫將蒲師故稱師此亦大夫  
將所將不滿二千五百人故直言取郕而不得言師也傳言

師者師是衆人揔  
名雖少亦通言之

**凡書取言易也**

不用師徒及用師徒  
而不勞雖國亦曰取

**疏**

注不用至曰取。正義曰宣九年取根牟傳曰言易也  
成六年取郕傳曰言易也昭四年取郕傳曰言易也

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郕郕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  
曰取與此四發取例傳皆云言易也取郕之下又發凡例云  
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者不用師徒即是易得之狀所以覆明  
凡例也若用而不勞則與不用相似故杜云用而不勞亦曰  
取也凡例克邑郕乃是國知雖國亦曰取釋例曰取者東其  
衰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而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取  
如攜言其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郕以師徒郕叛而來根牟東  
夷郭附庸國各不同故也郕為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  
附用大師焉曰滅敵重雖邑亦曰滅○歲古獲反

**用大師焉曰滅**

敵重雖邑亦曰滅○歲古獲反

人至曰滅。正義曰國大邑小嫌邑易國難滅取止見難易  
不由國邑大小故注辯之上云易則雖國亦曰取此取郕郭

是國也此言用力難重則雖邑亦曰滅僖二年虞師  
晉師滅下陽昭十三年吳滅州來皆邑而言滅是也

**弗地**

謂勝其國邑  
謂勝至其地。正義曰入謂入其  
謂勝其國邑

**疏**

謂勝至其地。正義曰入謂入其  
謂勝其國邑

謂勝其國邑



同但尋即去之不為已有故云勝其國邑不即有其土地如  
此之類謂之為入國邑雙舉者國邑皆稱入也文十五年晉  
卻缺入蔡是入國也成七年吳入州來九年楚人入鄆是入  
邑也若然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二者傳皆言滅  
而經書入者釋例曰狄滅衛而書入者狄無文告衛之君臣  
死盡齊桓存之以告諸侯言狄已去不能有其土地也曹皆  
晉而好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荀罃士  
詎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其本志故以入告也。

飭罃士晉侯蒐于繇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眾共為

于偽反帥使士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長

丁文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

營代將中軍士勾佐之勾今將讓故謂爾請從伯游荀時之舉不以已賢事見九年○見賢遍反

偃將中軍代荀士勾佐之位如使韓起將上軍辭

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辭曰臣不如韓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

武自新軍超韓起佐之位如欒黶將下軍魏絳佐

之厭亦如故絳自新軍新軍無師將佐皆遷晉

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

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難乃曰反或如疏晉侯至禮

曰什吏謂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新軍將佐皆遷晉

侯選賢未得難用其人使其軍內十人之長率其步卒車士

與其新軍官屬軍尉司馬之類以從於下軍今下軍將佐兼

領之得慎舉之禮也周禮夏官序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

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

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

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不言十人有長而此傳云什吏者夏官所云周禮之正法耳其量時制事未必盡然尚書牧誓有千夫長百夫長齊語管子設法五人為伍五十人為小戎二百人為卒二千人為旅萬人為軍吳語王



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二者數人置帥皆以什計之異於周禮則晉人為軍或十人置吏也。晉國之民是以大

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樂厲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泰。數所主反夫音扶。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疏詩至善也。正義曰此大雅文王之篇儀善也。刑法也。孚信也。善用法者文王也。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為萬國所信言文王

之法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己之勞以為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疏

詩曰至讓也。正義曰詩小雅北山之篇刺幽王役使不均平被使之人自稱己之功勞我所以特從王事者在上獨以我為賢自云已。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賢能一自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治直吏反。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

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慝他得反。遠于萬反。又如字。爭爭鬪之爭。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

也○技其綺反。馮皮冰反。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傳言晉爭自謂之民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之所以



興。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

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

多福。多福，謂為君。少，詩照反。喪息浪反。是以不德而三師于鄢，鄢，在

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

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

窀音厚。穸音夜。夜謂葬理。○歿音沒。窀穸，倫反。音徒門反。

夕音。疏：注窀厚至葬理。○正義曰：晉語云：窀穸也。說文云：夕，暮也。從月，半見，夜字從夕，知是夕為夜也。厚

長意同。故厚夜猶長夜也。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故春

秋謂祭祀也。長夜者，言夜不復明，死不復生，故長夜謂葬理

也。以其事施於葬，故今字皆從死。王意：所以從先君於

自賤祭之，與葬皆不敢從先君之禮。

**禘廟者**從先君代**疏**注從先至禘廟。○正義曰：祭法云

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

廟，顯考廟，祖考廟，此云禘廟，即彼考廟也。曲禮云：生曰父，死

曰考，考成也。言有成德也。禘，近也。於諸廟，父最為近也。禮三

年喪畢，遠祖遷，遷新主入廟，是從先君代為禘廟也。許昭穆

之次，昭次入，昭廟穆次入，穆廟皆代為祖廟而言，代為禘廟

者，謂與見在生者為禘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

不損曰靈，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

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

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共，音恭。下同。夏，戶雅反。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



戒戒備也。易以戒也。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覆扶又反。我請

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浦判五反。大敗吳師

獲公子當雲君子以兵為不弔不用天首。相弔恤。詩曰不

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為明年會向傳。吳胡老反。疏弔不

至有定正義曰詩正義曰莊二十九傳例冬城防書事時也常節通以

事間為時注土功至為時。正義曰莊二十九傳例疏日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戎事也。火見而致用

○問音開水昏正而我是土功之常節也。本設此節以為農事既間故

以此時興王功今此冬城防經傳皆不言月當在火見致用

之前此歲農收差早雖天象未至而民事已間故云土功雖

有常節通以事間為時言時節未是時而事以得時故言書

事時也釋淵曰冬城防臧武仲請畢農事故傳曰書事

時也言興作出火見致用之前亦得兼以事時而禮之於

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鄭良

宵大宰石臬猶在楚執之至今石臬言於子

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

反下疏謂征前五年而預卜之也正義曰先征五年而卜其吉凶

慎而卜必是禮之大者大禮遠行莫過巡守故知征謂巡守

也征行釋言文也。傳言卜征五年未知何代之禮案尚書舜

典云五載一巡守孔安國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

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王制云天子五年一

巡守鄭玄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

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如孔鄭之言唐虞及夏比自五年一

巡守然則卜征五年虞夏法也在周之世而遠陳虞夏法者

蓋重古而言之或周之巡守不必卜二年也周十二年一巡

守法歲星行天一周也虞夏五

年一巡守取五行遞王而徧也而歲習其祥祥習則

行五年五卜皆疏而歲至則行。正義曰禮記云卜筮

同吉乃巡守不相襲鄭玄云襲因也。釋詁云符善

也歲因其善謂去年吉今年又吉也善因則行謂五年五吉

善善則相因則先王然後行巡守也傳稱卜不習吉而得五



年五卜者卜不習吉謂不可一時不習則增絕

再卜耳此則每年一卜非相習也

改卜不習謂卜不吉。不習則增絕。疏注不習謂卜不吉。正義曰其

善不因往年是謂不習吉也。脩德改卜更以卜吉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偏良宵使睦

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位不偏則大臣睦怨疾楚則事晉固。焉用之本或

作將焉用之疏止鄭至用之。正義曰貴者多則勢相偏焉於虔反。

位不偏則大臣和睦使鄭在家之人和睦而疾楚使歸而以牢固事於晉焉用之何須用此良宵留之於楚。

廢其使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棄其使所吏反注同。怨其君

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疏使歸至愈乎。正義曰往者鄭位之晉向楚其意欲楚執良宵鄭得堅事晉國是鄭不遣良宵其意如

此今若放良宵使歸於鄭則鄭不得堅事晉國是廢其本使之意蘇氏之說亦然也良宵被執久留在楚今若歸之則怨其君以憎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和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少差乎方言云病差謂之愈後年注以愈為差此亦當為差也服虔云愈猶病愈是愈為差之義也鄭云論語注云愈猶勝也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甸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

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故敗

輔人蓋欲以督率諸侯辨成霸功也吳來在會情慢不攝故敗之故曰會吳向鄭地。其使所吏反介音界情徒卧反

疏十四年注叔老至鄭地。正義曰叔老聲伯子叔昭孫故以叔為氏也卿出聘使及盟會皆以大夫為介禮之常也此會

魯會使季孫宿與叔老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故以卿為介於列唯征戰重兵詳內畧外會師出征伐則諸將並書其聘與會



惟書使主其介不合書也。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叔老雖則為介而晉為盟主亦列之於會。魯人以其並列於會政並書之也。傳稱宋華閱仲江會伐秦向之會亦如之。則此會宋亦二卿華閱猶尚被貶仲江固不在列。若二卿並敬其事俱得列會亦當並書於策。何則盟主列之於會。曾史無容略之也。故傳言荏苒華閱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比官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禍也是齊宋衛三國之卿於此會也。情慢不自整攝。故貶稱人罪其身。故去名氏。猶序鄭卿之上。從其大小。舊次也在會情慢未是。大尤即加貶責者。此是仲尼新意。蓋欲督率諸侯。獎成晉悼霸功。故也以吳來在而云會吳于向。與鐘離善道同也。○二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傳無。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

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己未衛侯

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寤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

告疏。諸侯之策云云。竊殖自為此言。明知諸國策書皆云

孫林父竊殖逐衛侯不言衛侯自出奔也。仲尼脩春秋以其

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國者皆是被臣逐之悉非其君自出

仲尼大其不能自安皆不書逐君之賊所以責其君也。北燕

伯款出奔齊蔡侯朱出奔楚並書名此不書名從告也。釋例

口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傳稱孫林父竊殖出

其君名在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經更沒

逐者之名主以自奔為文責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

所逐之臣也。衛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隨赴而書之義在

於彼不在此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義在自出為罪不在名與不名以其失國已足罪賤不假復以名責故史記隨赴而書。仲尼依舊為定也。曲禮云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記之所言當據春秋為義滅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則失地書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與不名無義例者案經書衛侯燬滅邢傳云同姓也故名其言與記符同左氏本有此例也。失地書名則傳無其事。目記言失地者謂國被人奪非棄位出奔者也。州公如曹紀侯大夫去皆失地之君經不書名亦不發傳知失地之君不以名為貶也。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皆云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則禮記之文或據公羊之義不可通。



於左氏故社。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入鄆。秋楚公子

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

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公孫臧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

吳謀楚故也。謀為吳伐楚。為于偽。反注為吳卒不為同。范宣子數吳

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

公子務婁。在會不書非卿。又音如字。婁力侯反。或力俱反。以其通楚

使也。莒貳於楚故比年。亦設朝位。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

宣子親數諸朝。亦設朝位。曰來姜季戎氏昔秦人

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俗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滸煌。○迫音

百瓜古華反。焮徒門反。焮音皇。疏傳注四嶽至焮焮。正義曰周語稱焮

未歸之孫四嶽官名大嶽也。主四嶽之祭焉。姜炎帝之後。是四嶽為

後變易至於四嶽。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是四嶽為

姜姓也。下傳云。謂我諸戎四嶽之裔。曹是姜戎為四嶽之後

姜姓。故稱姜戎也。昭九年傳云。先王居橐杻于四裔。故允姓

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同說此事。而云

允姓。知姜姓之後。又別為允姓也。其姜姓是帝堯所賜。允姓

不知誰賜之也。周語云。胙四嶽國為侯。伯謂為諸侯之長。下

伯據被文而知之。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

疏注蓋苦之別名。○正義曰釋器云。白蓋謂之古。孫炎曰

蓋蒙荆棘。○正義曰。被苦蓋言無希帛可衣。唯衣草也。被苦

蒙荆棘言無道路可從。冒榛藪也。說其窮困之極耳。我

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



食之

中分為割。○女音汝。下同。割。普口反。反中丁仲反。又如字。

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三語漏洩則職女之由

○職主也。○洩息。

列反徐音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詰起吉反。

朝如字。注同與音預。注及下同。復扶又反。

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

其眾貪于土地遂我諸戎惠公獨其大德

也

○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疏。昔秦至諸戎。○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疏。昔秦至諸戎。○正義曰。僖二十二年傳云。秦晉遷陸。

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似晉侯獨誘之也此云秦人逐之惠公

與田乃是被秦逐而自歸晉也三文不同者此我本處瓜州

明遠在秦之西北秦貪其土晉貪其人二國共誘而使遷僖

傳是其實也昭傳王專責晉故指言晉耳此傳宣子施恩於

戎故言被逐歸晉駒支順宣子之言故云秦謂我諸戎

貧土地逐我諸戎秦本實其土地而遷也

謂我諸戎是四獄之裔胄也

是翦棄

○翦削也。○母音無。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

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

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不內侵。○亦不外。

○叛。○狸力之反。又作狸。○同豺。仕皆反。嗥尸羔反。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

與鄭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

於是乎有殺之師

○殺戶交反。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酒當也。○亢若浪反。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掎之

○掎其足也。○捕音步。○徐又音賊。掎居綺反。

與晉踣之

○踣。○僵也。○踣。○蒲北反。又敷。

○巨反。僵。居良反。

疏

○譬如至踣之。○正義曰。角之謂執其角也。掎。居良反。疏之言。戾其足也。前覆謂之踣。言與晉共倒之。

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

大

三

三

三

三



繼于時言給晉邑以從執政猶毅志也意常如

也豈敢離過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

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

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

於會亦無曹焉曹閔也。過他歷反。執音至不與音預。曹莫贈反。徐又武登反。一音武忠反。

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性悌君子無信讒言。蠅似仍反。澁開在反。悌依禮反。下文及注。

同宣子辭焉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

會自是晉人輕魚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

使經所以並書二卿。介音界使所吏反。住同。○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口天子乘之長子

也。葬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長丁丈反。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札則八反。少詩照反。季

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太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子臧去之

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

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適丁歷反。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

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奸音干。傳直專反。○夏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

一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

不稱晉侯。○竟音竟。朝那縣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朝



如字如傳音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

葉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 疏注詩邶至

義曰此詩本文云匏有苦葉齊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釋水

全引下三句而釋之云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

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李巡云齊渡也水深

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孫炎曰揭褰衣

裳也以衣涉水濡褻也詩意言遇水深淺期之必渡穆子賦

此詩言已志在於必濟也魯語云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

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

豹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彼叔向之

意取匏有苦葉為義此注取深厲淺揭為義者穆子止賦此

詩不言所取之意未必叔向曲得其情杜以厲揭為義切於

取匏有苦葉故不從 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

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

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

而勸之濟濟涇而次傳言北宮括所以書 秦人毒

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

進師皆從之至于械林械林秦地○械位逼反 不

獲成焉秦不服 疏不獲成焉○正義曰此役止為報櫟之

師伐國彼若服罪謝過即當相與和平故注解其意不獲成

焉者止謂秦不服也服虔云不得成戰陳之事案傳諸伐國

者皆服之而已不是皆成戰陳

之事此何以獨云不獲成戰也

荀偃令曰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示不 唯余馬首是瞻言誰退 樂厭門

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厭惡偃

棄之歸○ 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

惡鳥路反

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 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魏絳也左史晉大夫

大子伯也



夫子謂荀偃○帥所  
類反下及注皆同  
樂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

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也樂壓下軍伯游曰吾

今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實唯季反

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樂鍼曰此

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

二位於戎路樂鍼樂壓弟也二位謂敢不恥乎與

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樂壓謂士鞅

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

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

秦樂壓汰後誣逐士鞅也而女也○後疏註樂壓至女昌氏反本或作多又尺氏反女音汝也○正義曰

樂鍼自以家有二位耻其無功與士鞅共馳秦師非鞅召之其誣逐士鞅也於是齊崔杼宋

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不脩也仲江宋公孫師之子

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書於

伐秦攝也能自攝整從鄭秦伯問於士鞅曰晉

大夫其誰生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

汰乎對曰然樂壓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

盈乎盈壓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武子樂書

壓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召上照反注同奭詩亦反樂

壓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壓



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

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衛

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疏注勅戒

○正義曰君之於臣有禮食宴食儀禮公食大夫禮者主國

之君食聘賓之禮也其食已之大夫亦當放之而迎送各拜

之儀有差降耳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殺右裁鄭玄云此大夫

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也如鄭之

言大夫與賓客燕食尚放公食大夫禮明知國君與臣禮食亦

當放之公食大夫之禮其禮甚大衛侯雖則無道不應與臣

禮食而得棄之射鴻知是公自勅戒二子欲則皆服而

為宴食宴食者間燕無事召臣與之共食耳

朝服朝服待疏注服朝服。○正義曰言服而朝明朝服

繼布衣素積以為裳禮通謂此服為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

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

非禮食亦當日旺不召旺晏也。○而射鴻於園二子

服朝服也

從之從公於園。○射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

也既不釋冠疏注皮冠至與食。○正義曰此公射鴻於園

不與食疏而冠皮冠明皮冠是田獵之冠也且虞人

掌獵招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焚

子皮冠以出出田獵也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

云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衛



變必計反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

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崩不解故

音蟹解崩懼告子子文子曰君忌我矣非先必死

欲先息公作亂并幣於戚并幣於戚戚反幣音奴而人見遽

義曰孫子謂朝大臣食邑於亦其子先分兩而人見遽

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

覆覆將若之何伯玉遠瑗○遠其居反對曰君制其

國臣敢好之好猶紀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

差否○愈羊主反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

者竟上為関以譏異服識異言又周禮司関注云

關界上之門也衛都不當竟中其界有遠有近欲速出竟故從近關出也公使子蟠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

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蟠居表反近附近之近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子展

弟公如郵郵音綃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

之使往請和也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

河澤齊北東阿縣甄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為公執

同注公徒至執之○正義曰服虔云執追公徒者公如

公可言與之戰耳不得言執之也且文承敗公徒下豈敗公

也故杜以為公徒因敗而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

散二郵人為公執散走者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

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為



徒何反差初佳  
反徐初宜反  
八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魚使公差禮射不求中。射食亦反下及注除禮射一

字皆同或一讀射而禮乎射兩鞫而還鞫車軌卷者。食夜反背音瀛中丁仲反

古豆一反軌於革反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

之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始與八公孫丁授公轡而訟

之毋負臂貫佗臂。貫古亂。反一音官注同疏初尹至貫臂。正義曰孟子云鄭人使子濯孺

子侵衛衛使使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疾作使公之斯至曰天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使公之斯曰

小子學射於尹公之佗尹公之佗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發抽矢叩

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

傳應是實也。注鞫車軌。正義曰說文云子鮮從公鞫車軌下曲者服虔云車軌兩邊以馬頸者

公毋弟 及竟公使祝宗告且告無罪告宗定

無神何告若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公適有罪若

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

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

也反余以巾擲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

二而已無告無罪時妾在國故不使得疏暴妾使余

言暴虐使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本或作邱音同弔于

衛本或作弔于衛侯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

瘠敢私於執事執事衛曰有君不弔弔恤有臣

侯衍字也瘠在亦反

諸大夫

也



不敏敏達也疏有臣不敏。正義曰：不敏不達於禮也。君不赦宥臣亦

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

對大叔儀衛大夫。洩息列反。大音泰。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

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慰其不達也。好呼報反。重

直用反注及下同。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

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

叔儀以守守於國。語魚。據反。守手又反。有母弟鱣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郟寄衛侯

齊所滅郟國。鱣徐。及音專。來音來。及其復也以郟置歸言其食。右

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從才

用反。只如字。注同。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注及下

同。疏余不說初矣。○正義曰：言余之不說於君初即然矣。不得已而從之出耳。非是愛君而從在道始悔而反

也。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袖本又作裘。在

又。疏狐裘而羔袖。○正義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錫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是裘之用皮狐貴

於羔也。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反。一音甫遙。反。字林：父召

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相息

亮反。衛侯在郟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虜退

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

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唁魚變反。徐：音信音言。弔失國曰言糞土。



問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

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

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師

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成國大國。舍疏注成國大國。正義曰周禮

之伯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鄭玄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

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

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為成國如鄭之言成國者唯公與侯

耳伯雖與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為成國也成國乃得半

天子之軍未成則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當以公侯為大國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也諸侯五

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數可以同於侯其軍則計地大小

故伯國之軍不得同於侯也此據禮正法耳春秋之世鄭置

六卿未必不為三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

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懿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盈

生六年而武子卒武子卒歲喪亦幼皆未可立也新

軍無帥故舍之喪士勳子也十三年荀懿士勳卒其

類反注同任音士師曠待於晉侯師曠晉樂晉

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

實甚良君將賞其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

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為之貳貳卿佐。出如字徐音黜仰本亦作印音仰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本或作之祀誤也去起呂反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貳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

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賞謂宣揚。暱女乙反

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

失則革之革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

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

疏注賞謂

儀禮

注謂大至則書。正義曰周禮有大史小史外史中史史官有五名知此史謂大史者以傳稱齊崔杼弑其君史書之知君舉則書皆大史書也勸為詩勸音古音莫庚反風芳鳳反疏

注勸音自至風刺。正義曰周禮樂官大師之屬有勸矇之職鄭玄云凡樂之歌必使勸矇為焉命其賢知者以為大師小師鄭眾云無目朕謂之勸有目朕而無目謂之矇無目是盲者也詩者民之所作采芻民詩乃使勸人為歌以風刺非勸人自為詩也周語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勸陳曲韋昭云公以下至上士各獻諷諫之詩勸陳樂曲獻之於王是言勸為

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箴之林反疏注工樂至

歌詩之事義曰儀禮通謂樂人為工工亦勸也詩辭自是箴諫而箴諫之辭或有非詩者如虞箴之類其文似詩而別且諫者萬端非獨詩箴而已詩必播之於樂餘或直誦其言以歌誦小別故使工勸異文也周語云師箴矇賦矇誦亦是因事而異文耳

大夫規誨規正諫疏注規正諫誨其君。正義曰

正圓之器以愚親正君曰規然則物有不圓者規之使圓行有不周者正之使備猶規正物然故云規正諫誨其君也

耳

有

正

不



士傳言

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

庶人謗

庶人不與

則誅謗。與音預非如字本

疏

注庶人至誅謗。正義曰庶人卑賤不與政教聞君

過失不得諫爭得在外誅謗之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

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周語厲王

虛國入謗王比是言其實事謂之為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

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為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周

語云庶人傳語是庶人亦得傳言以諫上

也此有士傳言故別云庶人謗為等差耳

商旅于市

陳示時所貴尚

疏也商旅于市謂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

正之物以諫君也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云陳者彼云

于市則文不成義故以旅為陳也劉炫云王制言巡守之事

云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鄭玄云市與市者

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賤則侈物貴比亦彼類彼

上觀民此民觀上商陳此物自為求利非欲諫君但觀所陳

則貴尚可見在上審而察之其過足以

自改故亦為諫類則齊鬻踊之比是也

百工獻藝

以喻政事。疏百工獻藝。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審曲

技其綺反。疏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鄭玄

疏上四

以喻政事。

疏

百工獻藝。正義曰周禮考工記云審曲技其綺反。

云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則工是巧人必能用五材金木

水火土者也此百事之工各自獻其藝能以具所能譬喻政

事因獻所造之器取喻以諫上即

故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

逆書適人行令之官也木鐸碎木舌金鈴徇

反又子白反鐸待洛反

疏注逸書至之言。正義曰此在

徇似俊反鈴力丁反

大司馬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自相規正疏注官師至規正。正義曰杜意謂師為長故以官

孔安國云官衆衆官也更相疏關其意以師為衆杜必知官

師是大夫者此云官師相規疏云大夫規誨規文既同故以

為大夫尚書文無所對疏云大夫規誨規文既同故以

故孔云官衆衆官也疏工執藝事以諫疏正月

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疏有酒人徇疏天之

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疏肆放疏以從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疏傳善師曠能因疏子囊

用反本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疏在前年。子囊

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疏殿軍後疏楚人不能

而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疏要

而擊之疏臯舟吳險阨之道。微音景隘疏楚人不能

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疏傳言不備。王

使劉定公賜齊侯命疏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刻夏位踐

曰昔伯舅大公有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

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疏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

才故疏師保萬民。正義曰師法也保安也言大公與民

反。疏疏為法而民得以安也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罪云

放黜師保孔安國云可法以安者反疏王室之不壞疏繫伯

舅是賴疏繫發聲。壞如字服疏王室至是賴。正義

云懷柔也繫繫之賴恃也王至之不懷柔諸侯恃蒙齊相之

之不傾壞者唯伯舅大公是賴也疏今余命女環疏環齊靈

上文不言相公不得為賴相公也疏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女音汝環疏戶閔反也疏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案繼也因昏而加褒顯○晉侯

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

○佚音逸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

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虺許鬼○疏仲虺至道也正義曰尚

書仲虺之誥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孔

安國云弱則兼之闞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

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君其

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冬會于戚謀定衛

也定立○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

始貳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疏注析

觀之○正義曰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各全羽為旒析羽為

旌道車載旒游車載旌鄭玄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

旌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道車象路

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是其析羽為

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鄭玄唯言全羽析羽有五采耳猶不

辨羽是何羽周禮有夏采之官鄭玄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

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為綏後世或無改染烏羽象而

用之謂之夏采其職云掌大喪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玄

云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采氏之綏則旌旗有是綏者或

以旌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旌於干首者釋天云注旌

首曰旌李巡曰以旌牛尾者旌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

旌上也下亦有旒綵縷彼諸文言之則羽旌者有五采鳥羽

又有旌牛尾也言全羽析羽者蓋有全取其翅或析取其翮

故有全析二名也繫此鳥羽牛尾而於干首猶自別有絳為

旒縵縣之於干今之旗韜尚然也此傳直言羽耳注不引全

羽而以析羽解之者以全羽尊於析羽齊人建以赴會當是

羽之賤者故以為析羽不然則無以知之許羽毛所用真費

無多晉人自應有之而此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四年晉



人假羽旌於鄭皆假之他國者。楚子囊還自伐吳

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

城為亂事未得訖子庚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見賢編反。君子謂子囊忠君薨

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為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

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

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為周言德行歸於忠信疏行歸于

義曰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注云城郭之域曰都言都

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效之

○經下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

及向戌盟于劉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正義曰

皆直云及其盟不言地者由在國與之盟也此言盟于劉者

出國與盟故書其盟地猶如晉侯與公出盟于長檮也釋例

劉地闕蓋魯城外之近地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

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疏注劉采至逆女。正義曰宣十

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為劉氏此劉夏魯國是康公

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釋例曰天子公卿書爵此言

天子卿書字又云劉夏非卿其實非大夫而云非卿者以各

相配以劉夏非卿稱名故云天子卿書字以決之傳稱卿不

行故云劉夏非卿以對之皆望經傳為義也或以為無爵卿

書字杜何意於此獨舉無爵之卿也諸侯之娶言逆女此與

相八年皆言逆王后者天子無外所命則已成后矣故不言

逆女也劉炫云例云天子公卿書爵此言卿書字者以其有

爵則書爵無則書字傳稱官師即此劉夏釋例以夏為士則

夏此時似未有爵若夏是卿當書字傳言卿不行非禮則此

禮本當使卿故以卿決之

卿當書字夏非卿故書名例

稱天子大夫書字但此禮不使大夫故不以大夫決之

夏

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無傳遇魯地書

至遇公畏齊不

敢至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故夏城

非例所議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日也日月必有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七月一日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九月年于歲十一年于亳城北凡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五同盟言四者唯數襄公盟也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

盟毫之見子嬰獻子尤其室尤責曰子有令聞而美

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

重勞且不敢問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疏**

傳注傳言至其實正義曰問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鄉不行非禮

卷之十五

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鄉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

行非禮○過古**疏**注官師至非禮○正義曰祭法云官師

禾反監工衙反一廟鄭玄云官師中士下士也釋例云

元上中士稱名劉夏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洪是

也是天子之官師非鄉故劉夏從單靖公而讎鄉不行也桓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經書祭公此云官師從單靖公

唯書劉夏知劉夏獨過魯告昏靖公不至魯也祭公言來遂

逆此劉夏不言來遂逆者彼祭公命魯主昏則是因來遂逆

此不命魯主昏直過魯告耳故不言來遂也公羊谷梁亦皆

直云過我也此公所行矣唯讎鄉之不行不讎王不親逆是

知於禮天子不親昏使上鄉逆而公臨之故唯言鄉不行非

禮也釋例據此傳知天子○楚公子午為令尹代子

當使公卿天子不親逆也○楚公子午為令尹囊。

公子罷戎為右尹馮為子馮為大司馬子馮叔教

音皮又戶買反為于委疏注子馮叔教從子正義曰案

反馮皮冰反從才用反疏注本為艾備是孫叔教之兄馮

是艾備之子則馮是叔教兄之子也杜集解及釋例皆以為

艾備叔教為一人馮是叔教之子也本轉寫多誤杜當考得



其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八公子成為左司馬屈

到為莫敖屈到屈蕩子。橐音託成音城屈居勿反八公子追舒為箴

尹追舒莊王子子南。箴之林反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廐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無覩覩以求幸。廐徐音救銀羊宋

反徐音喻。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為之何詩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

人為急。寘之政反。下同。行戶郎反。注及下同。徧音遍。下同。

疏注詩周至為急。正義曰周南卷耳之篇也序云后妃

之志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故詩人述其意后妃

嘆言我思得賢人置之使徧於列位是王及公侯伯子

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

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

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為一服不疏王及至行也。正

言侯男略舉也。任音王圻音祈。義曰后妃之志志

在輔王求賢置之於公卿以下之位耳非欲更別求賢置之於王位也。但公卿以下尚欲使之皆賢豈欲王之不賢乎。雖

不欲他賢代王而欲使王行益賢也。以周訓為徧言徧在列位故自王以下及六服之內大夫以上皆言之。各以賢能居

其列位是詩人所謂周行者也。計后妃之意亦下及士但傳以士卑故指言大夫耳。詩注以周行謂周之列位此注云周

編者斷章為義與詩說不同也。此云能官人者謂能官用賢人為公侯以下王則天之所命非人所兼言王者王居天

位脩行善政則是為能官人。故杜云自王以下各任其職。鄭尉氏司氏之亂其

餘盜在宋亂在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



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乘繩證反下

與師伐師慧樂師也茂慧其名。同。伐扶廢反徐音伐。三月公孫

黑為質焉公孫黑子皙。質音致哲星歷反。司城子罕以堵女

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文音放。託

諸季武子武子寘諸下子罕以司臣託季。氏。下皮彦反。鄭人

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疏。鄭人醢之三人。正義曰以文承司臣之下嫌。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其相曰

朝也相師者。相自亮反注及下同。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

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

襄十五年

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易以取反輕也矇音蒙為于偽反下文為之改之同。

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夏齊侯圍成貳

於晉故也不畏霸王。故助伐魯。於是乎城成郭郭郭也。秋

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使告于晉晉將為會。

以討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冬

晉悼公卒遂不克會為明年會。澳古歷反。鄭公孫

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共音恭。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

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

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



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疏

不若有其寶。正義曰我得不自負女

得其玉是我女 猶誓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

鄉言必為盜所害 納此以請死也請死 子罕實其諸

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 富而後使復其所

賣玉得富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

者狗本或作苟娶上住反

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二



